

暗算

麦家文集

麦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暗算

麦家文集

麦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算 / 麦家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6  
(麦家文集)

ISBN 978-7-5339-2865-0

I. 暗… II 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6241 号

封面题签 蒋 频

责任编辑 钱建芳

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·张莹

责任出版 朱毅平

## 暗 算

麦家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260 千字

插页 6

印张 11

印数 1-10000

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65-0

定价 **39.00 元(精)**

**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**

## 茅盾文学奖授奖辞

麦家的写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坛来说，无疑具有独特性。《暗算》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，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。破译密码的故事传奇曲折，充满悬念和神秘感，与此同时，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的展现。麦家的小说有着奇异的想象力，构思独特精巧，诡异多变。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，仿佛一种被痛楚浸满的精灵，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，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。他的书写，能独享一种秘密，一种幸福，一种意外之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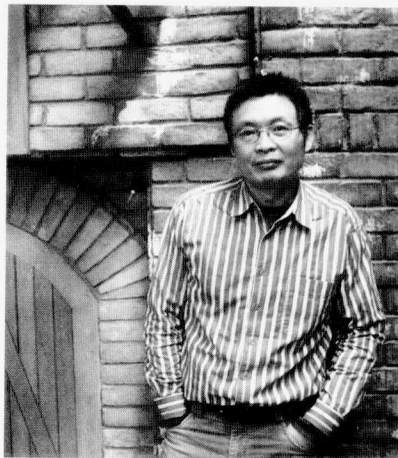
## 个人简介

麦家，作家，编剧。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。曾从军17年，辗转六个省市，历任军校学员、技术侦察员、宣传干事、处长等职。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1997年转业至成都电视台任电视剧部编剧，2008年调任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。

1986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紫密黑密》等五部，随笔集《捕风者说》等两部，电视剧《地下的天空》《暗算》（编剧）等近百集。

作品多次获奖：《暗算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；《解密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2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、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；《风声》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小说家奖，《人民文学》2007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；《让蒙面人说话》获《小说选刊》2003-2006年最佳中篇小说奖；《两位富阳姑娘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。

作家本人曾被评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·进步最大的作家，第三届风尚中国榜·2007年度风尚作家，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，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，四川省十佳电视工作者，四川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。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视剧《暗算》一开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河，深得观众喜爱。



军营。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，他们是人中精英，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，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来可以让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崽儿。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，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命运，是我们永远的传说。事实证明，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。所以，不久情\*地我走了，正如当初我悄\*地去。然而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心间。他们像我少年时代的一场单相思恋爱，因为神\*而变得更加完美，因为没有收获，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，冥\*地盘踞于\*间。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，越是喧嚣，他们在我\*间的形象越见变得鲜明而亮丽。我知道，时代确实变了，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。他们不会变。他们不能变。他们依然是从前，依然是无名无利，却无私无畏。

# 总 序

作家出文集,就像老姑娘出嫁,既是热烈期待的,又难免隐隐地不安。这是因为,老姑娘都知道自己的韶华已逝,作家呢,也都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篇篇华美,字字珠玑。带着与岁月相伴而生的印记(雀斑,皱纹,平庸的荷尔蒙,弹性减弱的肌肉)出阁,总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情,但是谁又能拒绝呢?拒绝吃糖是人的软肋,尽管都知道我们身体需要的是盐。

看看这次发糖给我的主人和时间,我似乎就更难拒绝了。主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,时间是我在外漂泊快三十年后的返乡之初。我十七岁离开浙江,四十好几回来,在外待的时间够长够长的啦。我曾以为我都不会回来了,因为漂泊和距离曾是我向往的人生况味。我一直以为,作为一个写作者,一个关注内心审美的人,远离故乡和亲人,精神上有点儿流离失所不见得是个坏事——这样你至少还有思念。写作不一定从思念开始,但一定从思念结束。也许可以这样说,由于对写作的痴迷,我成了我的牺牲者。也许还可以说,即便如此,我依然爱我自己。就这样,多年来我一直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方式占有着我的大陆,我的故乡,我的亲情,直到屈指可数的几周前。

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,一回来就给我糖吃。这颗糖显然不仅仅甜蜜了我的嘴,更甜蜜了我的心。我相信时间改变了我很多,但没有改变我和浙江的关系。也正因此,我才有缘初回作

到就吃到这么大一颗糖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，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作品收进来。至少还有两册书的作品，觉得实在不忍卒读，我没敢收进来。这当然要减少我的版税，但也减少了我在饱尝甜蜜时的不安。其实，写作就是为了心安。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，沉重的肉身始终是我们的敌人，我觉得我应该学会抵制它。

麦 家

2008年12月9日

---

此序是我为文集的简装版作的，事隔几月，出版社欲推出精装版，对我不啻是个意外之喜。写作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孤独、虚无，甚至虚荣心也会变得越发之孤僻、不合时流。想一想，自己的书将用香纸和硬纸来装帧设计，我的感觉像这些书将变成成捆的钞票一样高兴。其实文章还是照旧地拙，换了扮相也不济用。说扮相，是彻底变了，包括书名都专门请了人，用了法度题写。在此，我要特别感谢书法家蒋频兄，我俩是同一个祠堂长大的。这祠堂似乎是积了些阴德的，仅这几十年间便庇养出了数以百计的富人阶层和几十位厅、局长，还有一位将军，我们两个以字为生的人，也在各自领地里小领风骚。有趣的是，我和蒋频兄，两家相距不过一箭之远，两人生辰不过一岁之差，但居然一直不相识，直到几个月前。这有点神秘，仿佛那是一支后羿之箭，有天远的射程。世间确有一些事体奥秘难解，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也应该是文字的一部分。2009年5月6日补记。



# 目录

序曲 一 ●

第一部：听风者 一 ●

第二部：看风者 一 ●

第三部：捕风者 一 ●

后记三篇 一 ●

## 序 曲

### 01

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,有一天,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,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,有一天,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,然后你的人生像水遇到了水,或者像水遇到了火,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。我相信,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。我也有。坦率说,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。

### 02

说说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。

那是十二年前的事。十二年前,我是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嫩小子,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,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。不过,有一次,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,本来,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,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,用心记,基本上已默记在心,无须我亦步亦趋。可临时,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,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,于是紧急要求我“飞”去,现场组织资料。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了飞机。正如诗人说的:凭借着天空的力量,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。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,他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,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,主要是想让我“尽快进入情况”。但是,我一出机场,刚一跟小领导见上面,

二位公安同志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要求我跟他们“走一趟”。我问什么事，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，说着就推我走，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！路上，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又何尝知道呢？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“带走”，要不就是错误的。我反复跟“二位”申明我的名字，是麦子的麦，家庭的家，不是加法的加。其实，我父母给我取名麦家，首先是孤陋寡闻，不知世上有麦加圣城之说，其次是出于谦卑，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。因为，麦家的意思，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，耕作的意义，农民的意思，很朴素的。

话说回来，“二位”对我名字的是非，毫无兴致，他们说，管你是加法还是家庭，我们带的就是你，错不了的。听来像有点不讲理，其实全是理，因为有人是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我喊他们来带我的，哪会有错？那喊他们来带我的，也是两个人，在飞机上，我们坐在同一排，听他们私下交谈，乡音不绝于耳，给我感觉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。我也正是听着“两位”熟悉的乡音后，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的。殊不知，这一谈，是引火烧身，引来了二位公安，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。

公安是机场的公安，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，另当别论。这个问题很深奥，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。公安把我和小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，办公室分里外两间，外间不大，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，显得更小。都坐定后，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，姓名、单位、家庭、政治面貌、社会关系，等等，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。好在本人领导在场，再三“坚定又权威”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，而是“遵纪守法”的国家干部。所以，相关的审问过去得还算利索。

接着，二位话锋一转，把问题都集中到“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”之上，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。因为，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，“见闻”格外丰富、琐碎、芜杂，乱七八糟的，谁知道说什么呢？在我请求之

下,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,其实,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題,就是:我在飞机上从两位“老乡”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。这时候,我才有所觉悟,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,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跟我听到——关键是听懂——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。他们认为满口家乡“鸟语”会令人充耳不闻,就如入无人之境,斗胆谈私说秘,不想“隔壁有耳”,听之闻之,一清二楚。

于是,心存不安。

于是,想“亡羊补牢”。

但是,说实话,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,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家乡话的,我也不是那种“见人熟”,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,好奇之余,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,等飞机一拔上天,马上觉得无所事事,光傻瓜地坐着,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。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在说家乡话的,一听到,就跟见了爹妈似的,马上跟他们套亲近,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。我这样说似有狡辩之嫌,但是天知地知我知,我绝非虚假。

事实上,想想看,如果我有什不良企图,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?再说,既然我要认,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?再再说,既然我一听到就认,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?虽说口说无凭,但平心而论,我的说法——没听到他们说什——不是不值得尊重的。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,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,二位公安终于同意放我。不过,必须我保证一点:不管我听到什,事关国家机密,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,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我自然是连连承诺,然后总算“一走了之”。

03

其实,又怎么能一走了之?

在以后的日子里,此事常如团异物,盘桓在我心头,令我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。我不能想象,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,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,连一句话都是听不得?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,但这样的“世面”没见过不说,而且打心里说,害怕见。离开公安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,撕掉,丢入垃圾桶里。机场垃圾桶。不用说,这名片肯定是假的,所以也可以说,它们本来就是垃圾。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,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,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意,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,见鬼去。这对我很重要,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,是最怕出是非的。

但我又有种预感,他们还会找我。

果不其然,从北京回来不久,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(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是真的),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、问候、致歉、安慰,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。说来,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附近,也许是在山里。我以前便听说过,那县上有个大单位,住在山沟里,很神秘的,他们进山之后,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,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,都举家迁居了。也正因如此,所以,没有人能说得清,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。说法倒是很多,有说是搞核武器的,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,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,等等,莫衷一是。这样神秘的单位,有人请你去看看,一般人都是容易冲动的,我虽然心有余悸,依然不乏冲动。但却迟迟没有成行,大概还是因为“心有余悸”吧。

然后是国庆节期间的一天,有人开车找到我家,说是有人要请我吃饭。我问是什么人,来人说是他们首长。我又问你们首长是谁,他说你去

就知道了。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,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。去了,果然如此,同时还有另外几个说着满口乡音的人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总共七八个。原来,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,年年如此,已经开展五六年,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。

至此,可以说,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,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。

## 04

本书讲述的是特别单位 701 的故事。

“7”是个奇怪的数字,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。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,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。它是一种沉重,一种隐秘,一种冲击,一种气愤,一种独立,一种神秘,一点玄想。据我所知,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着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“7”有关,如英国的皇家七处,前民主德国的七局,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,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,日本的 731 部队,美国的第七舰队等。说到中国,就是特别单位 701,这是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,其性质和任务都是“特别的”,下面有三个“特别的”业务局:

**侦听局**

**破译局**

**行动局**

侦听局主要是负责技术侦听,破译局主要是搞密码破译,行动局当然就是行动,就是走出去搞谍报。侦听,就是听天外之音,无声之音,秘密之音;破译,就是解密,就是要释读天书,看懂无字之书;谍报,就是乔

装打扮,深入虎穴,迎风而战。在系统内部,一般把搞侦听的人都称为“听风者”,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“看风者”,搞谍报的叫做“捕风者”。说到底,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,只是不同的部门,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我的两位神秘乡党,其中一位是当时 701 的一号首长,姓钱,人们当面都喊他叫钱院长,背后则称钱老板;另一位是行动局的一名资深谍报人员,姓吕,早年曾在南京从事过我党地下工作,人称“老地瓜”,就是老地下的意思。两位都是“解放牌”的革命人物,年届花甲,在 701,算得上是硕果仅存者。在以后的时间里,我与两位乡党关系渐深,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演变成 701 的特殊客人,可以上山去“走一走”。

山叫五指山,顾名思义,可以想见山的大致构造,像五个手指一样伸在大地上。自然有四条山沟。第一条山沟离县城最近,大约只有二三公里山路,出得山来,就是该县城关镇,一个依山傍山的小山城。这条山沟也是最宽敞的,701 的家属院便建在此,院子里有医院、学校、商店、餐馆、招待所、运动场地等,几乎是一个小社会,里面的人员也是相对比较繁杂,进出也是不难的。我后来因为要写这本书,经常来采访,来了往往要在招待所住上几天,几回下来这里有很多人都认识我,因为我老戴墨镜(我自 23 岁起,右眼被一种叫强光敏感症的病纠缠,在正常的白炽灯光下都要戴墨镜保护),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。

后面三条山沟是越来越狭小,就进出的难度言也是越来越大。我有幸三次去过第二条山沟,第三条山沟去过两次,而第四条,也就是最里面的山沟,一次都没去过。据说,那里是破译局的地盘,也是整个山上最秘密的地方。行动局是在第二条山沟里的右边,左边是培训中心,是个副局级单位;两个单位如一对翅膀一样依山而扎,呈扇形张开,但左边的扇形明显要比右边大。据说,行动局平时没几个人,他们的人大多

“出门在外”。

第三条山沟里也有两个单位，一是侦听局，二是 701 机关，两个单位的分布不同于行动局与培训中心——面对面，相对而立，而是分一前一后，前为 701 机关，后为侦听局，中间地带属双方共享，都为公用设施，如球场、食堂、卫生所等。

因为无乡民进得了山，山上的一切无人糟蹋，年复一年地，现在山上树木郁郁葱葱，鸟兽成群结队，驱车前往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飞禽走兽出没。路都是盘山公路，发黑的沥青路面，看上去挺不错的，只是过于狭窄，弯道又多，很考司机的手艺。据说，山体里还有直通的隧道，可以在几个单位之间快速来回。我第二次去侦听局时，曾提议钱院长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一回隧道，老头子看我一眼，未予理睬，好像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。

也许吧。

不过，说真的，在我与包括院长在内的 701 人的接触过程中，我明显感觉到，他们对我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，表面上是害怕我接近他们，骨子里又似乎希望我接近。很难想象，如果只有害怕，我这本书将如何完成。肯定完成不了的。

好在还有“希望”。

当然，更好在每年还有“解密日”这个特殊的日子。

## 05

我要说，作为一个特别单位，701 的特殊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，有些特别你简直想都想不到，比如它一年中有个特殊的日子，系统内部的人都管它叫“解密日”。

我们知道 701 人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的，但职业本身



具有的严格保密性却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,以致连收发一封信的自由都没有,都要经过组织审查,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。这就是说,若你给他们去信,主人能否看到,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,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,主人便可能无缘一睹。退一步说,即便有缘一睹,也仅是一睹而已,因为信看过后将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,个人是无权留存的。再说,如果退回二十年,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(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,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),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。其实,这没什么好奇怪的,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;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,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,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在他们离开单位时,所有文字性的东西,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,都必须上交,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,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,方可归还本人。

这一天,就是他们的“解密日”。

这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天下的日子。

这个日子不是从来就有,而是起始于1994年,即我邂逅两位乡党后的第三年。这一年是钱院长离任的年头,也是我初步有写作此书打算的年头。由此不难想见,我写作此书不是因于结识两位乡党,而是因于有幸迎来了701历史上未有的“解密日”。因为有解密日,我才有权进山,去山沟里走走,看看。因为有解密日,701人,严格说是获得解密的人,才有资格接受我的采访。

不用说,若没有解密日,便不可能有此书。